

大墙下的红玉兰



大墙下的红玉兰



原著 从维熙

改编 顾 璧

绘画 王重义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大墙下的红玉兰

原 著	从 维 熙
改 编	顾 璧
绘 画	王 重 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64 印张 2 4/32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
印数 000,001——900,000

统一书号：8081·12186

定价：0.16 元

【内容提要】一九七六年初春，河滨劳改农场新来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犯”——省公安局劳改处处长葛翎，而分配带领葛翎的班长却是三十年前欲将他开膛剖腹加以杀害的还乡团头目马玉麟。马玉麟受省公安局秦副局长亲信河滨农场政委章龙喜安排，千方百计对葛翎进行残酷的折磨和迫害。河滨农场场长路威是葛翎的老战友，出于革命情谊和义愤，同章龙喜一伙的罪恶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在“四人帮”的爪牙省公安局秦副局长的操纵下，杀人犯马玉麟被提前释放，而身经百战的革命干部葛翎，却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而惨遭毒手。

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路威摆脱伸来的黑手，乘上去北京的列车，向党中央控告这些丑类的罪行。天，快亮了。



(1) 一九七六年的早春冷得出奇，连黄河之滨河套低洼地带的盐碱土，居然也上了大冻。一个风雪狂卷的早晨，河滨劳改农场的起床钟还没响，由狱政科科长刚刚荣升为农场政委的章龙喜，便来到三号监房，把老犯人马玉麟叫醒。



(2) 老犯人睁开眼，见叫醒他的不是劳改队队长，而是农场权威人物章龙喜，心里打了寒颤，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低垂着头问：“您……是找我？”章龙喜点头示意，叫他到岗楼下警卫取暖的小屋里去。



(3) 章龙喜坐在椅子上，神气地问他：“马玉麟！你刑期还有几年？”老犯人声音颤抖：“八年！到一九八四年刑满。”他赶忙又补充一句：“历史上当过还乡团、有血债，从‘死缓’改为‘有期’，我从心眼里感谢政府宽大。”



(4) 章龙喜接着问:“当前最大政治是什么?”老犯人熟练地回答:“遵守国家法令,执行监规纪律!”章龙喜生气地一拍桌子,老犯人心领神会,忙改口说:“不,章政委,‘走资派’要复辟,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5) 章龙喜转怒为喜,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扔给老犯人:“你看看,这是什么?”老犯人捧到手里,眼前一亮:这是张减刑证,上面写着:“罪犯马玉麟,由于认罪守法较好,学习积极,减刑五年。”下面盖的是农场狱政科公章。



(6) 老犯人拿着这张减刑证,激动得浑身哆嗦。这时,章龙喜又伸手把减刑证书拿回去,单刀直入地说:“给你一个减刑的机会,看你敢不敢同‘走资派’斗争!”老犯人不解地问:“章政委,这儿都是犯人,没有……”



(7) 章龙喜得意地说：“今天下午就要押送一个‘走资派’来，他和你是老相识。”老犯人惊愕地问：“谁？”章龙喜向老犯人亮底：“冀东土改工作团团长、省公安局劳改处处长葛翎。我把严管的任务交给你，出了问题我担着。”



(8) 老犯人刚走出屋，章龙喜就追出来，把那张减刑证塞在他手里，给他壮胆说：“不用怕他。你还有三年就可以刑满就业了。这个‘现行反革命’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刑期，但意味着是无期徒刑。监房就是他的坟地。”



(9) 老犯人悬着的一颗心放下了,象喝醉酒似地往回走,多少往事被“葛翎”这个名字勾引起来:他家业的兴衰,解放前夕的奔逃……现在,他快要出狱了,而葛翎却一直要坐牢到断气。



(10) 就在这风雪弥漫的同一天午后，一个年轻民警，押送着年近花甲的新犯人葛翎，赶往河滨劳改农场。他俩徒步行了七十多里。葛翎由于腿腕上的一个弹痕，被冻硬了的棉裤磨擦，疼得钻心。年轻民警充当了他走路的拐棍。



(11) 一直快到狱政科办公室门口，年轻民警才把行囊给葛翎背上，并悄悄耳语了几句：“葛处长！您也许不认得我了，我在公安学校毕业时，是您在警帽上给我们别上的国徽。”又叮嘱说：“这个年月，您可要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



(12) 葛翎是在抗日战争的战壕里入党，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负责劳改工作，今天竟被送进共产党的监狱。为什么？这要追溯到一九六七年初，葛翎被挂着“走资派”的牌子，发配到五七干校。



(13) 艰苦的劳动，没能叫葛翎皱过一下眉头，使他难熬的是“天天读”前的几分钟低头请罪。为了逃避这种“宗教仪式”，他每天很早就起床，去田间劳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